

◎ 原著
◎ 御註

老子（李耳）
宋徽宗（赵佶）

御註道德經



中州古籍出版社

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經序

道經：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心之所自得。道者，亘萬世而無弊；德者，充一性之常存。老子當周之末，道降而德衰，故著書九九篇，以明道德之常，而謂之經。其辭簡，其旨遠，學者當默識而深造之。

德經：道無方體，德有成虧。合於道，則無德之可名；別於德，則有名之可辯。仁義禮智，隨量而受，因時而施，是德而已。體道者異乎此，故列於下經。

目錄

第一章 體道

六一

第二章 養身

三

第三章 安民

七

第四章 無源

十一

第五章 虛用

十四

第六章 成象

十六

第七章 韜光

十八

第八章 易性

十九

第九章 運夷

二十二

第十章 能爲

二十三

第十一章 無用

二十七

第十二章 檢欲

二十九

第十三章 厭耻

三一

第十四章 贊玄

三四

第十五章 顯德

三七

第十六章 歸根

四一

第十七章 淳風

四四

第十八章 俗薄

四六

第十九章 還淳

四七

第二十章 異俗

四九

第二十一章 虚心

五三

第二十二章 益謙

五五

第二十三章 虛無

五七

第二十四章 苦恩

六〇

第二十五章 象元

六一

第二十六章 重德

六三

第二十七章 巧用

六五

第二十八章 反樸

六七

第二十九章 無爲

七〇

第三十章 儉武

七二

第三十一章 偃武

七四

第三十二章 聖德

七五

第三十三章 辯德

七七

第三十四章 任成

七九

第三十五章 仁德

八一

第三十六章 微明

八二

第三十七章 爲政

八五

第三十八章 論德

八七

第三十九章 法本

九一

第四十章 去用

九五

第四十一章 同異

九六

第四十二章 道化

九九

第四十三章 偏用

一〇一

第四十四章 立戒

一〇三

第四十五章 洪德

一〇四

第四十六章 儉欲

一〇六

第四十七章 鑒遠

一〇八

第四十八章 忘知

一〇九

第四十九章 任德

一一〇

第五十章 貴生

一二二

第五十一章 養德

一二四

第五十二章 歸元

一二六

第五十三章 益證

一二九

第五十四章 脩觀

一二〇

第五十五章 玄符

一二二

第五十六章 玄德

一二四

第五十七章 淳風

一二五

第五十八章 順化

一二七

第五十九章 守道

一三〇

第六十章 居位

一三二

第六十一章 謙德

一三三

第六十二章 爲道

一三四

第六十三章 恩始

一三七

第六十四章 守微

一三九

第六十五章 淳德

一四二

第六十六章 後己

一四四

第六十七章 三寶

一四五

第六十八章 配天

一四八

第六十九章 玄用

一四九

第七十章 知難

一五一

第七十一章 知病

一五二

第七十二章 愛己

一五三

第七十三章 任爲

一五五

第七十四章 制惑

一五七

第七十五章 貪損

一五九

第七十六章 戒強

一六〇

第七十七章 天道

一六一

第七十八章 任信

一六三

第七十九章 任契

一六四

第八十章 獨立

一六六

第八十一章 顯質

一六八

第一章 體道

【經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御註】無始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又曰：道不當名。可道可名，知事物焉，如四時焉。

當可而應，代廢代興，非真常也。常道常名，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簡註】大道沒有開始，不可言說，可以言說和命名的是具體事物。有生有滅，就不是永恒。大道和大名的本源就是自身。天地尚未形成，它們就存在。上古皇帝伏羲氏得到大道，與陰陽之氣相和合；神話中的西王母得到大道，安坐在少廣山。

【經文】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御註】道常無名，天地亦待是而後生。莊子所謂生天生地是也。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故「無名」爲天地之始。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故「有名」爲萬物之母。

【簡註】大道不可言說，天地依靠它而產生，也就是莊子所說的「生天生地」。如果天地不存在，又怎能稱呼大道呢？所以，「無名」是天地之初始。有了天地，才有了萬物，所以，

「有名」是萬物的根源。

【經文】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御註】《莊子》曰：「建之以常無有。」不立一物，茲謂之常無；不廢一物，茲謂之常有。

常無在理，其上不曠，天下之至精也，故觀其妙。常有在事，其下不昧，天下之至變也，故觀其微。有無二境，微妙寓焉。大智並觀，乃無不可。恍惚之中，有象與物。小智自私，蔽於一曲，棄有着空，徇末忘本，道術於是乎為天下裂也。

【簡註】《莊子》認為，不要拘泥於具體事物，也不要輕視具體事物。永恒之無存在於事理中，雖然看不清它的來源，卻可以說明大道的作用。永恒之有存在於萬物之中，它的表現很清楚，體現着萬物的變化和極限。有、無是兩種境界，萬物的極限與大道的作用同時存在於其中。大智之人，可以全部把握這兩個方面。小智之人則只能覺察身邊有限的東西，喜歡空談大道，捨本逐末，掌握不了理解大道的途徑。

【經文】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御註】道本無相，孰為微妙。物我同根，是非一氣，故同謂之玄。世之惑者，捨妄求真，

去真益遠。殊不知有、無者，特名之異耳。《素問》曰：「玄生神。」《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妙而小之謂玄，玄者天之色。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玄之又玄，所謂色色者也。玄妙之理，萬物具有。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人之所以靈，百物之所以昌，皆妙也。而皆出於元，故曰衆妙之門。孔子之作《易》，至「說卦」然後言妙，而老氏以此爲首篇。聖人之言，相爲終始。

【簡註】大道本來不是具體之物，也就談不上邊際。外物與我、是與非，從大道來看並沒有區別。《素問》說，玄妙產生神用。《易經》說，神用是萬物的微妙作用。大道的微妙作用就是「玄」。玄是一切事物的來源。這個來源并不明顯，所以說是玄之又玄。萬物都體現着玄妙之理。孔子作《易經》，到最後的「說卦」時談到了妙用，老子則把妙用置於首篇，可見聖人的學說都是相通的。

第二章 養身

【經文】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御註】道無異相，孰爲美惡？性本一致，孰爲善否？有美也，惡爲之對，故曰：天下皆知

美之爲美，斯惡已。有善也，不善爲之對，故曰：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世之所美者爲神奇，所惡者爲臭腐。神奇復化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則美與惡奚辨？昔之所是，今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則善與不善奚擇？聖人體真無而常有，即妙用而常無。美惡善否，蓋將簡之而弗得，尚何惡與不善之能累哉？

【簡註】大道只有一個，哪有美和丑？人性本來同一，哪有善和惡？有了美和善，才有了惡和不善。世人認爲美的就神奇，惡的就臭腐。殊不知，神奇和臭腐之間總在不斷轉化。那麼，善與不善，又怎能區別？只有聖人才能靈活掌握真無與常有、妙用與常無之間的變化，不受世俗所謂丑惡與美善的拖累。

【經文】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御註】太易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既生，物物爲對。此六對者，群變所交，百慮所生，殊途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無動而生有，有復歸無，故曰有無之相生。有涉險之難，則知行地之易，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若尺寸是也。高下之相傾，若山澤是也。聲舉而響應，故曰音聲之相和。形動而影從，故曰前後之相隨。

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造而有，倏化而無。其難也，若有爲以經世，其易也，若無爲而適己。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天之自高，地之自下。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應。春先而夏從，長先而少從。對待之境，雖皆道之所寓，而去道也遠矣。

【簡註】天地之初，萬物一體。太極生成兩儀，萬物一對對地產生。這六對槩念看上去由不同的途徑生成，實際上並無分別。無的運動產生了有，有歸於無。經過艱難跋涉，才知道平地行走之易。尺與寸相比較，才有了長短。經過高山和水澤，才知道高低。有了聲音，才有回聲。形體移動，影子就隨從。本來就長的不必斬斷，本來就短的不必續長。天高地下，奏樂樂起，春先夏後，長幼相隨，都是自然發生的事情。萬物的分別，雖然也存在於大道之中，但究竟不是大道自身。

【經文】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御註】處無爲之事，《莊子》所謂無爲而用天下也；行不言之教，《易》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爲則有成虧，言則有當愆，曾未免乎累，豈聖人所以獨立於萬物之上化萬物，而物之所不能累歟？

【簡註】《莊子》說，以無爲面對天下；《易經》則說，神道設教的目的是說服天下之人。有所爲就有成敗，有言語就有對錯。所以，聖人獨立於萬物之上化育萬物，就不會受外物的拖累。

【經文】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御註】萬物並作，隨感而應。若鑑對形，妍醜畢現；若谷應聲，美惡皆赴，無所辭也。故曰作而不辭。自形自化，自生自色，各極其高大而遂其性，孰有之哉？故曰生而不有。齋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故曰爲而不恃。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之道也。聖人體之，故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認而有之，亦已惑矣，故曰功成不居。有居則有去，古今是也。在己無君，物莫能遷，適來時也，適去順也，何加損焉？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簡註】萬物一同生長，相互感應。如同用鏡子照物，美和醜全部顯現；如同山谷里的回聲，善的與惡的一同來到。萬物的生化由自己決定，誰有理由占有他們？大道聚合萬物卻不强求，澤及萬世而不有意表現仁愛，使萬物各具其形而不自認爲巧妙。聖人功

蓋天下，也不過是自然而然的結果。據爲己有，有得就會有失。自己不居功，就會不受外物的動搖。應時而來，順時而去，何必要增加或減少呢？

第三章 安民

【經文】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御註】尚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貴貨則多欲，至於正書爲盜，日中穴坏。

不尚賢，則民各定其性命之分，而無所夸跂，故曰不爭。不貴貨，則民各安其性命之情，

而無所覬覦，故不爲盜。《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而天下之

德始玄同矣。」旅獒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人之有欲，次性命之情

以爭之，而攘奪誕謾，無所不至。伯夷見名之可欲，餓於首陽之上；盜跖見利之可欲，

暴於東陵之下。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故其心則憤亂憤驕而不可係道。至於聖人者，

不就利，不違害，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則孰爲可欲？欲慮不萌，吾

心湛然，有感斯應，止而無所礙，動而無所遂也，孰能亂之？孔子四十而不惑，孟

子曰：「我四十不動心。」

【簡註】推崇賢能，就會出現智能之人，直到引發世人思想混亂，儒家和墨家之類的學說就會興起。看重財貨，就會引起貪欲，以至於光天化日之下盜竊搶奪。《莊子》說，不讓曾參、史酋之類的人有所表現，禁止楊朱、墨翟之類的人到處言說，天下人就會遵守共同的道德準則。旅獒則認為，不看重奇異之物，人們就會感到滿足。人一旦有了貪欲，就會拼命爭奪。伯夷爲了得到名望，寧肯餓死在首陽山；盜跖爲了獲利，就在東陵之下施暴。聖人遠離利與害、長壽與夭亡、通達與失意，不生貪欲之心，還有什麼能使其心煩意亂呢？孔子自認爲四十歲時心中已無惑亂，孟子則認爲自己四十歲時已經對於不該擁有的東西不動心了。

【經文】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御註】谷以虛，故應；鑑以虛，故照；管籥以虛，故受；耳以虛，故能聽；目以虛，故能視；鼻以虛，故能嗅。有實其中，則有礙於此。聖人不得已而臨往天下，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因其固然，付之自爾，何容心焉？堯之舉舜而用鯀，幾是矣。心虛則公聽，並觀而無好惡之情；腹實則瞻足，平泰而無貪求之念。豈賢之可尚，貨之足